

再审 九命奇冤



那是一桩民间的因为阴宅纠纷而闹出的人命案子。儿上几下，闹得是沸沸扬扬啊……接着，孔大鹏就把家天来那桩案子由头到尾一五一十地说了。谁谁知道正听罢，勃然变色，恼怒地来回踱了两圈儿，脸色俱厉地申斥道：「孔大鹏，你辜负了我的信任！如此元凶巨恶，你为什么不予以剪除？你身为两广总督，难道还要朕教你怎么做吗？」孔大鹏惊恐地连声跪座，跪倒在「旁」旁，正怒不可遏地继续说：「一个土财主，凭着几个臭钱，竟能藐视皇权，真是可恶！你立刻启程去广东，把这件案子办喽！所有涉案官员，不管他职位高低，一律缉拿法办！」

张宪年

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再審九命奇冤

中南大学

图书馆藏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再审九命奇冤/张宪年著. —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4. 1
ISBN 7-5039-2441-1

I. 再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10229 号

再审九命奇冤

著 者 张宪年

责任编辑 仲 江

封面设计 怀 一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电子邮件 whysbook@263.net
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

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

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0.25

字 数 250 千字

印 数 1—8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039-2441-1/1·1126

定 价 18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那是耕民间的引刃，因四面而出的一命案子。几上几下，闹得是沸沸扬扬啊……接着，孔大碗就喊冤来天牢里帮案子，由头失尾，五十地说了，遍知难正堂，勃然变色，恼怒要回刑部，孔大碗面色一厉，地中斥道：‘孔大碗，你害了我的同僚，你反孔四内，你做什么？’你为两广总督，难道还要我做你的小跟头？孔大碗惊惶连忙忙忙跪下，他倒在一旁，正堂也不愿再理他。什么案子？先几个县县县，是冤要冤反官史，真是可恶！孔大碗自辩：‘东，把这件事办了，所有涉案官员，不管他职位高低，一律问拿法办。’

张宪年

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大清国建立之后，历经顺治、康熙两朝的励精图治，到了雍正年间，已然江山稳固，各地百姓早已安居乐业。地处东南的广东省，更是丰饶富庶、歌舞升平、一派繁华。

在江西和广东交界的地方，有一座挺大的山岭，名叫南雄岭，岭下有一座挺繁华的镇子，名叫南雄镇，镇外有一条小河。一天早晨，一个头戴斗笠的老渔翁正在河边整理着小船和渔网，准备趁着早晨天气凉快多打点儿鱼。这时，从岸边的道路上急匆匆地走来了两个年轻人。两人将长辫在脖子上盘了一个圈，每个人肩上都斜背着一个蓝布包袱，一副长途跋涉的样子。虽然时间还早，但是两人的额头上已渗出汗珠，看来两人是天不亮就上路了。

两人见河边有条船，就下了大路，来到老汉面前。年龄大点的那个谦恭地冲老汉一拱手，道：“大伯，我们兄弟俩有点儿急事，要去南雄镇，您老行个方便，麻烦您送我们过河，钱嘛……”

老渔翁将这兄弟俩上下打量一番：“什么钱不钱的，谁也保不齐遇见点急事，遇见人家有急事相求，就跟人家讲价钱，那可不是我的为人。上船吧，正好我也该行船打鱼去啦。”

“谢谢大伯。”两个青年人拱手道谢。

船行河中，老渔翁摇着橹，问：“瞧你们两个相貌，你们是亲哥俩吧？”

“大伯说得对，他是我弟弟，我叫梁天来，他叫梁君来。”年龄大的那个道。

“你们去南雄是做生意的？”

“不，我俩是去为父亲奔丧的。”

老渔翁眼睛一这，似乎想起了什么，“奔丧？莫非你们是‘广源绸缎庄’梁大掌柜……”

梁天来说：“那是我父亲，怎么，您老认识他？”

“岂止是认识呀，交情还挺深哪。他每回过河，都坐我的船，买我的鱼，甭管是坐船还是买鱼，每次都多给钱，是南雄镇上有名的好人哪。”

梁天来道：“父亲外出经商，从不带着我们，我们从小跟着母亲在乡下住。”

老渔翁说：“‘广源绸缎庄’，那可是咱们这里远近闻名的大买卖。想当年，梁掌柜和凌掌柜他们郎舅俩刚来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，经过这几十年的惨淡经营，才有了这个场面。”

“是的，听母亲说，我父亲他们郎舅俩，甭管办什么事情，总是情投意合，所以做起买卖来，也特别顺手。”梁天来道。

“是啊，家和万事兴嘛。”老渔翁赞赏地点点头，停了一下，又说：“听说凌掌柜头些年回乡养病去啦？”

“唉，前年去世了。”天来叹了口气道。

“唉，没有不散的宴席呀。”老渔翁面露伤感道。“凌掌柜有后代吗？”

“有个儿子，叫凌贵兴，比我大两岁。”天来道。

刚去世的梁天来的父亲梁朝大和凌贵兴的父亲凌宗客是郎舅俩，都是广东番禺县人。早些年由于家中拮据，二人便商量着去南雄做点小生意。由于二人是亲戚，又都本性纯朴，起早贪黑地干了几年，手里有了些积蓄，于是二人便合伙做起了绸缎生意。天时地利，气顺人和，二人做生意竟然越做越红火，没有几年的工夫，就在南雄城里开了座“广源绸缎庄”，远近闻名，方圆百八十里，没有不知道的。殊不知天下诸事无不否极泰来，泰极否来。广源绸缎庄的生意正在巅峰的时候，由于多年的饥饱劳碌，凌宗客病倒了，时候不长，便去世了。剩下一个梁朝大，每当想起和宗客二人几十年朝夕相处含辛茹苦的日子，便不禁老泪纵横，心情无比抑郁。这不，刚过两年，梁朝大也在苦闷中去世了。

凌宗客早年丧妻，遗有一儿一女。长子贵兴，次女桂仙。贵兴是个读书人，但是并不刻苦，平时待人处事还说过去，就是心胸有些狭隘，所以时不时地流露出一些暴躁的性格。桂仙呢，从小就爱看戏，尤其喜欢戏中的那些豪侠烈女，再加上从小天资聪明，因此，身上似乎平添了几分侠气。

梁朝大有两儿三女，长子梁天来，生性憨厚老实，由于长年跟随父亲做生意，磨炼得精明但不油滑。次子梁君来与哥哥大不一样，虽然谈不上性如烈火，但也是遇事急躁，是个毛手毛脚的小伙子。三个女儿均未出嫁，跟随梁母在家乡度日。

长话短说，这些天广源绸缎庄的后院里上上下下搭白棚，着重孝，焚纸钱，僧吹号，梁朝大的丧事办得轰轰烈烈。丧事办完后，梁朝大的棺柩停厝在城里的“净缘寺”，待七七四十九天后，再运回家乡安葬。

常言道“富不过三代”，这句话是极有道理的。

梁朝大的丧事办完了，梁母又接连几天摆酒席，答谢前来吊唁的各界朋友。在这些场面上的应酬都办完之后，这天晚上梁母在“广源号”的花厅里摆了一桌酒席，梁母、天来兄弟和贵兴围桌而坐。

梁母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，慈眉善目，长得很富态，在家乡是有名的好心人。她端起酒壶往贵兴的杯里满满地斟了一杯酒，道：

“贵兴，这些天尽忙着办丧事，折腾得我头昏脑胀的。你来了以后，跟着跑前跑后，上上下下地操了不少的心，这才几天工夫，都把你给累瘦了。”

贵兴一笑：“姑母，您说的是哪里话，这还不是应该的嘛。”

“那我就不说什么啦。今天晚上，咱娘儿几个也吃顿踏实饭，唠唠家常。”说着，梁母往贵兴的盘子里夹了一箸菜。

“谢谢姑母。记得上次见到姑母的时候，我才十九岁，这一晃，就是好几年了，还望姑母多多保重身体。”贵兴道。

“贵兴不愧是读书人，记性就是好。这些年你尽在广州读书，外面的日子过得可好？”

“承蒙姑母惦记，日子还说过得过去。”

“今后要是遇到个什么难处，就托人给姑母捎个讯来。”

听了梁母的话，贵兴迟疑了一下，面露难色，试探地说：“姑母既然这么说，我想……”话说半截，又咽了回去。

梁母笑道：“这孩子，说起话来怎么像个小媳妇似的？有什么话说嘛，都不是外人。”

贵兴想了想，一笑，摆摆手道：“算了，以后再说吧。”

梁母佯装生气地一绷脸：“不行！男子汉么，说话办事就得顶天立地，当初你爹和天来他爹，都是说一不二的汉

子，他们最忌讳吞吞吐吐的。有什么事情说出来，大伙帮你想办法嘛。”

贵兴思索片刻，下了决心，鼓起勇气说：“姑母，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可总也说不出口，今天既然姑母追问，我就斗胆相告啦。这‘广源绸缎庄’是姑父和我爹两个人含辛茹苦几十年置办下的产业，我这个人没本事，不像天来兄弟，操持起生意来头头是道。如今两位老前辈都没有了，让天来一个人风里来雨里去地支撑着这份家业，我也于心不安，与其这样，还不如……”

说到这儿，贵兴停住话头，察看梁母的脸色。

梁母的脸色微微起了变化。天来慢慢地放下酒杯，低头不语。只有君来天气愤地把酒杯往桌上一墩，刚要发作，被梁母用严厉的目光制止住了。

贵兴把这些都看在了眼里，他面带愧色地说：“姑母，我……”

梁母宽厚地一笑：“放心孩子，这事儿好说、好说。”

晚上，回到卧房以后，凌贵兴有些后悔，悔不该此时提出“拆股”的打算，如果想拆股分家，也应在今后找一个适当的机会提出。“我怎么就沉不住气呢！”他后悔地拍着自己的脑门说。

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，索性披衣下地，点燃灯烛，随便拿起一本书，翻看起来。

就在这时，门外有人轻轻地叩门。

“谁呀？”贵兴问。

“是我，大爷。”门外的声音很轻。

贵兴打开门，贴身仆人喜来溜了起来。

喜来今年十六岁，生得獐头鼠目。他家早先也是贵兴

家的佃户，父母双亡以后为了还债，就来贵兴家做点零活。由于他工于心计，善于察颜观色，逐渐地赢得了贵兴的赏识，一来二去，就成了贵兴眼前的心腹人。

夜这么深，喜来鬼鬼祟祟地溜进来，贵兴感到很诧异：“喜来，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？”

喜来机警地瞧了瞧身后，低声道：“大爷，您跟我来。”说着，一口气吹熄了蜡烛，拉起贵兴朝外走去。

“广源绸缎庄”是这里的大买卖，游廊反复，宅院深邃。借着皎洁的月光，喜来引着贵兴穿廊过院，蹑手蹑脚地来到一间书房窗外。喜来用手势告诉贵兴侧耳倾听。

原来梁母正在和两个儿子商量事情，桌子上放着十几本打开的账簿。

天来道：“这几天我仔细地察看了一遍账簿，觉得生意越来越清淡；再说母亲年事已高，父亲这一没，我和君来都不便远离，这么一个大买卖，搁在这儿没人经营，也不是个事。今天既然贵兴把话说开了，我看不如应了他，拆股分家，处置这份产业，一来可以免了我们这头的牵挂，二来对凌家也有个交待。”

听完哥哥的话，君来“腾”地站了起来，气哼哼地说：“大哥，想不到父亲刚死，你就说出这种话来！天大的产业一拆股就完蛋，这是连小孩子都懂的道理！”

梁母垂泪道：“唉，你哥他这么说，也是迫不得已。但凡有一线希望，谁愿意走这条路。你爹活着的时候，就来信说过，这几年生意不好做，像他那样精明能干的人都感到力不从心，这么大的产业，到了你们俩的手里，更可想而知，再说，这里面还有人家凌家的股份。人家贵兴是读书人，不善经商，假如有朝一日‘广源号’经营不下去，这不好的名声就

会落到你们俩的头上。”

君来余怒未消：“老前辈们呕心沥血地干了几十年，才置下这份产业，容易吗？再说这些年来咱们两家每年不都是按股分成吗？咱们从来就没亏待过他凌家！怎么着，他凌贵兴多年不来柜台上经营买卖不说，父亲刚死，他就说出拆股的话，他凌贵兴还有良心吗？”

窗外，贵兴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听完君来的话，从牙缝里恶狠狠地迸出一句：“这个小兔崽子！”

吓得喜来急忙伸手捂住贵兴的嘴。

屋里的人似乎听到了什么动静，住了口。由于屋里没有了说话声，喜来感到有些不妙，他眼珠一转，学了两声猫叫，拉起贵兴，匆匆离去。

经过再三权衡，梁母认为还是依照天来的主意行事比较稳妥。

拆股这天，“广源号”的院子里热闹非凡。箱笼器皿堆放得像小山一样。天来从城里商会请来几位年老的士绅当中证人。从掸瓶帽筒水墨丹青到茶壶茶碗茶盘子，被子褥子门帘子；从库存的凌罗绸缎，到房地产契，除了算盘珠子没法分以外，通通一分为二。就这么着，折腾了两天。累得天来和贵兴头昏脑胀，两腿发软，就连那几个当中证人的士绅也累得口干舌燥、虚火上升。不过这两天倒还顺利，到了第三天，却出事了。

两天过去了，所有的东西都翻得差不多了，众人来到花厅，准备拆分花厅里的一堂做工十分考究的花梨木家具。

有个老士绅打量着那些散发着香味、放射着幽暗光芒的上等家具，感慨地说：“这是一整套好东西！那是康熙十二年梁掌柜和凌掌柜两人亲自去省城定作的。当时我正在

那家家具行里当账房先生。”

贵兴看着这堂家具也是十二分的喜爱，他说：“既然是成套家具，分散了怪可惜的，我看不如我和天来用出票子估价的办法，谁出的价高谁拿走。姑母，您看行吗？”

梁母点点头：“行。”

“天来兄弟，你看呢？”

“就依大哥。”天来道。

出票子估价的办法是在分那些不好分割的物品时常用的办法。就是双方在中证人的监督之下，将自己对该物品的估价先各自写在纸上，然后向众人公示，谁出的价格高，该物品就归谁，他再按照自己出的价格付钱给对方。

“那好，既然都同意，就请笔墨来，请二位当堂写条子。”一个留着“山羊胡子”的中证人道。

仆人分东西摆了两张桌子，分别放好笔墨。天来和贵兴分别就座。贵兴犹豫了一下，写下几个字。天来想了想，也写下几个字。

“山羊胡子”接过两张纸，高声念道：“梁天来出价一百零五两！凌贵兴出价八十两！”

贵兴一听天来出的价，懊悔不已。

“山羊胡子”继续喊道：“花梨木八仙桌一张，条案一张，茶几两座，太师椅六把归梁天来……”

“慢着！”

凌贵兴一声断喝，突然站起。全场鸦雀无声，一齐把目光转向贵兴。贵兴走到天来面前，一拱手，道：

“天来兄弟，这几样东西我十分喜爱，只是我一向在外读书，不知物价，所以……哦，这么着，我在你开的价上再加二十两，共一百二十五两，你把这套家具让给为兄如何？”

天来刚要说话，君来抢道：“这个投票子估价的办法可是你提出来的，怎么，后悔啦？”

“君来，有话好好说，不得无礼！”梁母道。

天来说：“母亲，既然贵兴哥喜欢这套家具，我看就让给他得啦。”

“山羊胡子”正色道：“不可，老夫人，这投票子分浮财的办法，是历来的老规矩。当事人如有后悔，事后可以商议收回，绝没有当堂反悔的道理。”

另外几个中证人也随声附和。

贵兴的脸胀得紫红，他强压住怒火，狠狠地说：“算了！一套破家具，又不是什么龙床凤椅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！”说完，甩袖而去。

“广源绸缎庄”摘匾的那天，全镇的人都跑来观看。梁、凌两家人也来到匾额下。几名伙计蹬着梯子起下匾上的穿钉。一些年纪大的人纷纷摇头，感到惋惜。

望着即将摘下的金漆大匾，梁母禁不住老泪纵横，她望了望站在身旁的凌贵兴，道：“贵兴，你说说，人这一辈子到底图个啥？”

贵兴面露愧色：“姑母，这都是侄儿的不好，我不该——”

梁母摇摇头：“我没有埋怨你的意思，我是说想当年，你爹和天来他爹刚来到这南雄镇的时候，除了随身带的几件旧衣服以外，什么都没有。那时候他俩才二十几岁，这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，如今他俩都走了。他俩含辛茹苦地奔波了一辈子，说不清到底图个啥。”

“还不是为了我们这些后代儿女吗？”贵兴道。

梁母点点头，意味深长地瞧着贵兴：“是啊，姑母看得出

来，贵兴你是个读书人，人小就聪明，好好念书，将来图个功名，也不辜负你爹这一辈子心血啊。”

“是，姑母的话，侄儿都记住啦。”贵兴说。

接着，梁母叹了口气：“唉，我家天来，可比不了你，他太傻了。”

“姑母，那不是傻，那是老实，为人处世就应该这样。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他不如你有出息，我真替他担心哪。”说到这里，梁母潸然泪下。

料理完梁家的丧事，接着又分割梁凌两家的遗产，这半个多月忙活的是人困马乏。贵兴一来觉得困乏，二来感到心里有些苦闷。暗想：自己常年在省城读书，不经常回家，不如借此机会回家看看，以排解心中的郁闷。于是，辞别了梁母一家人，雇了辆骡拉轿车，带着仆人喜来，奔家乡谭村而来。

骡车一路颠簸，贵兴和喜来昏昏欲睡。忽然，一阵剧烈的震动惊醒了他俩，骡车戛然停住。

原来，一个身穿破旧长衫、手拄竹杖的盲人在大路中央不紧不慢地走着。奔跑的牲口几乎碰到了他的后背，他仍然毫不在乎地走着自己的路。车把式不得不勒住了骡子。车把式吼道：

“嘿！我说，你靠边走行不行，这条道都被你一个人给占了，没见过你这样走道的！”

盲人慢慢回过身，笑着一拱手：“把式，在下是个黑白不分的废人，得罪、得罪。”说着，闪在一旁。

贵兴从车篷里探出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是个瞎子。”车把式说。

贵兴抬头望望天空，道：“天快黑了，把式，捎他一段路吧。”

车把式一撇嘴。

贵兴明白了：“哦，车钱算我的。”

车把式这才答应：“我说师父，今天您算遇见好人了，上车吧。”

盲人受宠若惊地摆摆手：“哎呀，这怎么敢……”

车把式跳下车：“让你上车你就上，总比你走得快吧。”说着，三把两把将盲人扶上了车。

骡车里，贵兴注意到盲人的布肩挎上的几个字：阴阳命相卜壬神课。

“谢谢好人半路相助，敢问先生哪里人氏？”盲人道。

“番禺县谭村人。您呢？”贵兴说。

“祖籍江西。小时候害病，两眼废了，干别的营生不行，只能在江湖上讨碗饭吃。今天能够得遇贵人，与贵人同车而行，真是小人祖上的阴德。”

贵兴一笑：“车上除了您，就是我和我的随从，哪里来的贵人？先生的玩笑开得太大啦。”

“我可没开玩笑。”盲人脸一绷，郑重其地说。“我是听出贵人说话的声音，而得知其命不凡的。”

“怎么，这说话的声音里，难道还有什么学问吗？”贵兴问。

“当然有学问，学问大啦。快而不爽，沉而不闷，此乃钟吕之韵也。”

喜来忍不住，好奇地插了句：“先生，您说了半天我也没明白，您说的贵人，是什么样的人呢？”

“这贵人嘛，”盲人拿腔作调地晃了晃脑袋。“这贵人指

的是大福大贵之人,这种大福大贵,为一般人所没有。先生,我给您拆个字,测测前程,不知先生意下如何?”

贵兴本来对这个算命先生的兴趣不大,但是为了排解旅途的寂寞,便拿出了一副好奇的样子:“好,就依先生,我出个富贵的‘贵’字。”

盲人在手心上比划着,忽然眉毛一扬,深陷的眼窝里闪过一道白色的光,惊道:“哎呀,这个字好生了得!你看这‘贵’字,上面是一个‘虫’字;下面是一个‘贝’字。虫者,虎也;贝者,钱财也。一只有着使不完的钱财的‘虎’,必将纵横于岭南大地。到时候,这位做随从的小兄弟,说不准还是个帐前听令的先锋官呢!哈……”

盲人这一番话,给喜来也说得高兴了:“实话告诉你吧,我家大爷名字就叫贵兴!”

说完,喜来看了一眼贵兴。贵兴的脸上现出一副得意的样子。盲人讨好地堆出笑脸:“我说嘛,原来在先生的贵庚中就有此字,可见先生的富贵气是上天所赐,正所谓‘受命于天’,只是……”说到这儿,沉下脸欲言又止。

贵兴疑惑地盯着盲人的脸。

“唉,不说也罢。”盲人故意卖了个“关子”。

贵兴原来还没当真,一听盲人这么说,反而着急了:“先生,江湖上的规矩是贵在直言,哦!”想起了什么,伸手从包袱里取出一块碎银,塞在盲人手里。

“这怎么使得,我白坐先生的车,就过意不去了,怎么还能拿先生的钱?使不得,使不得!”

一番虚情假意的推让之后,盲人收起银两。然后,一字一板地说:“有一件小事,妨碍着先生的前程。记住,在贵府阴宅的周围,二百步以内,不得有其他人的建筑,切记!”

盲人的脸上掠过一道可怖的阴影。贵兴将信将疑地陷入了沉思。

盲人在中途下了车。而遭遇盲人这件事，也很快就被贵兴忘却了。

贵兴回到谭村的家里时，都已经掌灯了。媳妇何氏、妹妹桂仙跑过来嘘寒问暖。大管家宗孔则吩咐下人准备晚饭。

桂仙问：“哥哥，姑父的后事都办完了？”

“办完了。”贵兴爱理不理地说。

“姑母和天来兄弟俩都好吗？”妻子何氏也关切地问。

“好，他们都活得挺结实。”贵兴没好气地说。

“哥哥今天这是怎么啦，好像跟谁怄气似的？”桂仙看出了贵兴的神色不对。

贵兴醒悟过来：“哦，没什么，这是给你俩买的衣服料子。”说着，打开包袱，从里面取出几块红红绿绿的绸缎，递给姑嫂俩。

“你们先出去吧，让我清静一会儿，一路上都快把我给颠散了。”贵兴说。

何氏和桂仙拿着衣料高高兴兴地向外走去。大管家宗孔也跟着往外走。

“族叔！”贵兴叫住了宗孔。

宗孔停住脚步，回过头：“大爷，找我有事？”

“族叔，坐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
宗孔坐下。贵兴关好房门，坐在宗孔对面，道：

“族叔，您在我家当管家十几年了，我跟您无话不说。这次去南雄镇可把我气坏了……”接着，就把与梁家闹分股